

汉语自然会话中“是吧”与“是吗”的格式选择

——确认请求中的认识立场与序列组织

边新媛, 李维滨

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聊城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9日

摘 要

本文采用会话分析的方法, 考察汉语自然会话中“是吧”与“是吗”两种确认格式的话轮设计与序列使用。两种形式都能够把一个命题提交给接收者确认, 但自然会话中的格式选择并非简单的同义替换。基于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口语语料库已转写自然会话建立的59例形式集合(“是吧”22例, “是吗”37例), 本文重点分析二者处于确认请求发起位置时所形成的认识关系及其序列后果。分析表明, “是吗”通常将候选命题保持在相对开放的状态, 降低说话人对命题真值的当前承诺, 并使接收者对命题作出确认、修正或进一步说明具有较强的序列相关性; “是吧”则通常建立在说话人已经形成某种候选理解、记忆或预期的基础上, 在保留一定命题承诺的同时邀请接收者予以确认或认同。支持这一分析的证据不仅来自句末形式本身, 也来自接收者的后续行动以及确认完成后的序列推进。本文据此将两种格式理解为确认请求内部认识立场的不同调节资源: 它们一方面适配参与者既有的相对认识状态, 另一方面又通过具体的话轮设计反射性地建构“谁对命题承担何种程度的承诺、谁在下一位置拥有何种确认权利”。这一分析进一步说明, 汉语语气形式的互动意义需要在格式、序列位置和参与者认识关系的共同作用中加以把握。

关键词

会话分析, 确认请求, “是吧”, “是吗”, 认识立场, 序列组织

Format Selection of “Shiba” and “Shima” in Natural Chinese Conversation

—Epistemic Stance and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Confirmation Requests

Xinyuan Bian, Weibin Li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a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turn design and sequential deployment of the two confirmation formats “shiba” and “shima” in natural Chinese conversation. Both forms can submit a proposition to the recipient for confirmation, yet format selection in natural conversation is far from a simple synonymous substitution. Drawing on a collection of 59 instances (“shiba”: 22; “shima”: 37) built from the transcribed natural conversations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Modern Chinese Spoken Corpu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pistemic relations and their sequential consequences that arise when the two forms occupy the initiating position of a confirmation request.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shima” typically keeps the candidate proposition in a relatively open state, lowers the speaker’s current commitment to the truth of the proposition, and renders the recipient’s confirmation, correction, or further elaboration highly sequentially relevant; by contrast, “shiba” is normally grounded in a candidate understanding, memory, or expectation that the speaker has already formed, and—while retaining a certain degree of propositional commitment—invites the recipient to confirm or ratify it. Evidence supporting this analysis comes not only from the final forms themselves, but also from the recipient’s subsequent actions and the sequential progression after confirmation is achieved.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treats the two formats as distinct resources for modulating epistemic stance within confirmation requests: on the one hand they accommodate the participants’ pre-existing relative epistemic states, and on the other they reflexively construct—through concrete turn design—“who bears what degree of commitment to the proposition, and who holds what kind of confirmation right in the next position.” This analysi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teractional meaning of Chinese modal forms must be grasped through the joint workings of format, sequential position, and the participants’ epistemic relations.

Keywords

Conversation Analysis, Confirmation Request, “Shiba”, “Shima”, Epistemic Stance, Sequence Organ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日常会话中, 说话人经常需要把一个已有判断、记忆或候选理解提交给对方, 请求其确认。汉语中可用于实施这类行动的格式很多, 如“是不是”“对吧”“是吧”“是吗”等。其中, “是吧”与“是吗”尤其值得比较: 二者都包含判断成分“是”, 主要差异集中在句末语气成分“吧”与“吗”; 在不少语境中, 它们又都可以被笼统理解为“求确认”。这种形式与功能上的接近, 使二者看起来仿佛只是同一行动的两种表达方式。

然而, 从自然会话的组织来看, “能够完成相近行动”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互换”。关于“处处有序”(order at all points)的基本洞见[1] [2]提示我们: 当参与者拥有多个表面上都“说得通”的格式时, 实际选择其中哪一种本身就是互动秩序的一部分。与其只问“是吧”和“是吗”分别表示什么, 不如进

一步考察：当说话人把某一命题提交给接收者确认时，选择“是吧”或“是吗”分别怎样设计说话人与该命题之间的认识关系，又怎样改变接收者下一话轮所面临的行动任务。

围绕这一问题，汉语研究已经提供了重要基础。姚双云等[3]指出，“是吧”的互动功能对序列位置与交际双方的认识状态具有敏感性；Liu 等[4]进一步表明，shiba 在发起位置可以请求确认或寻求认同，在回应位置又可作为信息接收标记或表达独立立场，其具体功能取决于序列位置和参与者的相对认识状态。田咪[5]从互动视角系统考察汉语附加疑问式，刘丞[6]则直接以“是吗”为对象讨论其交际互动中的功能显现，并兼论与“是吧”的不同。近年来，Li [7]从跨语言“确认请求序列”框架出发系统描写普通话确认请求所使用的词汇句法、韵律与回应资源，Wu [8]以及 Yao [9]进一步揭示了“是吧/是吗”在回应位置中的信息接收功能。

这些研究共同说明，“是吧”和“是吗”的互动意义不能脱离序列位置来判断，也不能被压缩为固定的 K+/K-对应关系。值得继续追问的是，在二者都用于发起确认请求的环境中，参与者为什么仍然会选择不同格式。本文由此把分析范围限定在确认请求的发起位置，关注两种格式如何处理已经形成的候选命题，以及接收者如何通过下一话轮显示其对这种格式设计的理解。下文首先梳理汉语确认格式研究由语气意义向自然互动的推进，随后介绍语料与集合建立方法；分析部分分别讨论“是吗”和“是吧”在实际序列中的使用，最后将两种格式置于同一认识立场连续统中，并考察其他话轮设计资源如何进一步调节这种认识关系。

2. 汉语确认格式研究的互动转向

2.1. 从语气意义到确认功能

围绕“吧”“吗”以及附加疑问形式的研究，早期主要从句法分类、语义特征和语气强弱等角度展开。相关研究普遍注意到，“吗”与典型的是非问联系紧密，而句末“吧”则往往使断言呈现一定的试探性或不完全确定性。二语习得与教学研究也长期把“吧”“吗”“呢”等语气词作为学习难点加以讨论，并从偏误类型、功能说明和教材编排等角度展开分析(曾岑[10]；杨致远[11]；鲁师[12]；徐菡琳[13]等)。这一路径充分说明了语气词在句法和语用系统中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形式之间并非可以简单等同。

随着研究由句子层面转向会话层面，附加疑问和确认格式逐渐被理解为参与社会行动组织的资源。确认请求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疑问句，而是至少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位置：发起者先提出一个可被确认或否认的候选命题，接收者随后对该命题作出确认、否认、修正或说明。由此，分析重点也从“某个形式表示多大疑问程度”转向“某个形式在什么位置完成什么行动，以及它使什么样的下一行动变得相关”。

从这一角度看，“是吧”和“是吗”的形式差异不能只在句末粒子层面解释。说话人在发起确认请求时，已经通过前置命题展示了一定的认识基础；句末格式所做的工作，是进一步调节说话人对该候选命题的当前承诺，并安排接收者在下一位置上承担何种认识任务。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认识状态(epistemic status)与认识立场(epistemic stance)的区分具有分析价值：前者涉及参与者相对于某一知识领域的相对知情权与知识可及性，后者则是说话人在具体话轮中通过语言形式即时展示出来的确定程度和命题承诺[14]。

2.2. 从功能描写到序列中的格式选择

基于自然会话的研究已经显示，“是吧”的多种功能与其所处的序列位置密切相关。姚双云[3]基于自然会话材料发现，“是吧”除请求证实、寻求认同外，还可以承担回应反馈、维持注意等非疑问功能。Liu [4]进一步把这种多功能性与参与者相对认识状态联系起来：当“是吧”位于发起位置时，它可以向认识更多的接收者请求确认，也可以向认识较少的接收者寻求认同；进入回应位置以后，则可以作为

newsmark 或从相对独立的位置表达认同。换言之, 同一形式并不携带一个脱离位置而固定不变的行动意义。

“是吗”的研究也呈现出类似的发展。刘丞[6]从交际互动角度专门讨论“是吗”的功能显现, 并把它与“是吧”放在同一互动框架中观察。Li [7]在普通话确认请求研究中进一步表明, 确认请求的实现依赖多种词汇句法和韵律资源, tag 形式只是其中一种常见方式。Yao [9]则直接比较回应位置中的 shiba 和 shima, 说明二者都可以作为信息接收标记, 但仍表现出不同的认识取向。

这些发现使“是吧/是吗”的比较能够从一般的功能清单进一步转向具体的格式选择。也就是说, 当二者都出现在确认相关行动中时, 更值得关注的不是再次罗列“是吧可以做什么、是吗可以做什么”, 而是考察参与者如何借助细微的格式差异来设计同一行动。本文因此把分析焦点放在确认请求的发起端: 说话人已经提供候选命题以后, “是吗”与“是吧”分别如何处理这一候选, 又如何通过接收者的下一话轮得到互动内部的验证。

3. 数据与方法

本文数据取自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口语语料库(PKUC)的已转写自然会话。相关材料记录日常口语互动, 并保留说话人标记及话轮先后关系, 因此能够用于观察目标格式所在的序列环境及其后续发展。本文直接以现有转写为分析基础, 并对引文作有限规范化, 以提高可读性; 由于现有材料无法稳定恢复全部音高、重音和声学细节, 本文不把细致韵律特征作为核心论据。

按照会话分析中建立集合(collection)的基本方法([15]-[17]), 本文首先以连续出现的“是吧”和“是吗”为检索项, 系统提取目标格式及其前后必要语境, 采用相对包容的初始收集标准, 以避免在集合建立阶段按照预设功能筛除不符合预期的用法。形式集合共获得 59 例, 其中“是吧”22 例, “是吗”37 例。此后再根据目标项的序列位置及其所实施的行动进行逐例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 59 例并不等同于 59 个确认请求。两种格式都可能出现在回应位置, 实施信息接收、立场回应等行动; 这些实例用于界定形式的使用边界, 而不被直接纳入确认请求发起位置的核心论证。本文也不以 59 例内部各功能的频率差异作为主要证据。与会话分析的质性集合方法一致, 分析重点是: 某一格式是否反复出现在相似序列环境中, 前置话轮如何为它建立认识基础, 以及接收者的下一话轮是否显示出与分析相符的参与者自身取向。

具体而言, 本文从三个层面考察每个实例: 第一, 目标格式之前的候选命题如何形成, 说话人是否已经展示某种记忆、推断或判断; 第二, 目标格式如何重新处理这一候选命题, 是保留说话人的既有承诺, 还是把命题进一步开放给接收者裁定; 第三, 接收者如何回应, 以及发起者是否把该回应作为足以完成局部确认活动的行动。第三层尤其重要, 因为会话分析并不只根据分析者对形式的直觉解释行动, 而把下一话轮视为检验前一话轮如何被参与者理解的重要证据。

4. “是吗”与“是吧”的确认格式

4.1. 格式概览

Table 1. The formal collections of “shiba/shima” in the corpus
表 1. “是吗/是吧”形式集合

确认格式	基本构成	例数
是吗	是 + 吗	37
是吧	是 + 吧	22
合计	—	59

包容性的形式检索显示,“是吗”和“是吧”在语料中都具有稳定出现。两种格式的形式集合数量见表 1。表中的数量只用于交代集合构成,并不直接等同于某一种互动功能的频率;核心分析仍然要回到格式所处的话轮和序列之中(见表 1)。

两种格式都以“是”为核心,并通过句末“吗/吧”完成不同的话轮设计。就其内部构成而言,“吗”把前置内容组织为一个需要极性判断的开放项;“吧”则在保留前置断言或候选判断的基础上调低其确定性,为接收者留下确认或认同的位置。这里的差异并不是两个粒子的字典意义能够单独决定的,而是在实际话轮中与候选命题的来源、序列位置以及双方认识关系共同作用。

下文将分别展示两种格式在确认请求发起位置中的典型用法。我们将看到,“是吗”更常把已经提出的候选命题重新开放给接收者裁定;“是吧”则更常保留说话人已经形成的候选理解,并要求接收者对该理解予以确认。与此相应,接收者的下一话轮也表现出不同的序列倾向。

4.2. 确认格式在行动中的使用

4.2.1. “是吗”

在本文所考察的确认相关实例中,“是吗”经常出现在说话人已经能够提出某一候选命题、但尚未将该命题作为确定事实完全承担的位置。换言之,说话人并非处于“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而是利用“是吗”把已经浮现的理解重新处理为一个需要接收者裁定的认识事项。

看片段(1)。

片段(1) PKUC004255

K: 你主要是因为说有很多外援……

K: 是吗?

M: 嗯,你还看中超,看那个那天看那是那那次是看那个恒大,是去年啊是什么时候看的,不也就是今年吧。

K 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 M 观看足球原因的候选解释:“你主要是因为说有很多外援”。因此,这一话轮并不是从完全开放的未知状态开始。值得注意的是, K 并没有把这一解释作为既定事实继续推进,而是在其后补出“是吗”,使前面的候选解释重新获得可确认性。

接收者 M 的下一话轮为这一分析提供了序列证据。M 没有把 K 的话只当作一般陈述或搭话,而是围绕观看中超、恒大以及观看时间进一步展开。这个回应未必能被压缩为一个纯粹的“对/不对”,但它清楚显示, M 把前一话轮理解为一个需要从自身知识位置予以处理的认识性行动。换言之, K 虽然已经能够提出候选命题,却通过“是吗”降低了对该命题的当前承诺,并突出 M 在这一事项上的确认权。

片段(2)的结构更为清楚。

片段(2) PKUC007341

M: ……然后教三个,就是他〔朱西宁〕的女儿,朱天心、朱天文跟朱天衣。

M: 同时教三个,是吗?

T: 对,就同时教三个人,然后那三个人就是现在华语当代文学界的巨头。

M 在使用“是吗”之前已经说出“教三个”,因此不能把这里的“是吗”简单理解为无知标记。更准确地说, M 先展示了一个候选理解,随后用“同时教三个,是吗”对这一信息进行复核。通过这一格式, M 并没有抹去自己已有的认识基础,却把刚刚陈述的命题重新置于可由 T 确认或修正的状态。

T 的回应进一步显示了这种序列组织。“对”首先直接完成确认,随后“就同时教三个人”对候选

命题作重述, 再通过“然后……”扩展相关信息。这里“确认-重述-展开”的组织方式说明, T 把 M 的前一话轮处理为一个需要由自己作出认识性裁定的候选。也就是说, “是吗”在这里所做的不是简单表达“不知道”, 而是把说话人已经能够提出的命题维持在认识上开放的状态。

这两个实例共同表明, “是吗”的互动价值并不取决于说话人是否拥有任何先验信息, 而在于它如何调节说话人对候选命题的当前承诺。说话人可以知道一些、甚至已经说出候选答案, 但仍通过“是吗”把命题的最终成立与否更多地交由接收者处理。

4.2.2. “是吧”

“是吧”同样可以发起确认活动, 但它对前置候选命题的处理方式呈现出另一种倾向。使用“是吧”时, 说话人通常已经展示了相对明确的候选判断、记忆或预期; 句末“吧”降低了直接断言的确定度, 使接收者的确认成为相关的下一行动, 却并不完全撤回说话人自身对该候选的把握。

看片段(3)。

片段(3) PKUC002168

C: ……香菜, 是吧?

L: 对。

C: 然后, 香菜我是很讨厌香菜的。

L: 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吃香菜。

C 以“香菜”给出当前对象的候选识别, 再以“是吧”收束。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开放地询问“那究竟是什么”, 而更接近于“我目前把它识别为香菜, 请你确认”。因此, 候选本身已经由 C 提供, 接收者所面对的首要任务不是从头供给答案, 而是对这一候选作出确认或否定。

L 只用一个最简的“对”就完成了下一话轮。更重要的是, C 在得到这一回应后立即推进到“香菜我是很讨厌香菜的”, 没有继续追问或要求更多信息。C 的后续行动显示, 在参与者看来, “对”已经足以完成当前局部确认活动, 原先的候选理解由此可以被当作后续谈话的共同基础。

片段(4)展示了更明确的认识基础。

片段(4) PKUC007517

X: 记得你本科的时候还选了一个养生的课, 是吧?

A: 对啊。

B: 选了俩, 好像。

X 在话轮开头使用“记得”, 明确把后面的命题呈现为既有记忆, 而不是临时猜测。这一认识来源表达与句末“是吧”共同构成了话轮: X 一方面展示自己拥有关于 A 本科选课经历的某种知识, 另一方面又把这一候选记忆提交给 A 确认。

A 以“对啊”直接接受 X 的候选。随后 B 补充“选了俩, 好像”, 对数量信息作进一步调整。这个后续发展提醒我们, “是吧”后出现最简确认并不意味着序列中不能继续增加信息; 真正重要的是, 最相关的下一行动首先可以通过对既有候选的确认来完成。信息扩展发生在基本确认之后, 并不改变前一话轮“已有候选 + 请求确认”的组织方式。

因此, “是吧”在本文典型实例中体现的不是完全确定的 K+ 断言, 而是一种经由“吧”调低后的候选承诺: 说话人保留自己对命题的认识基础, 同时把接收者配置为可以对这一候选予以确认、否定或微调的一方。

5. 讨论

5.1. 确认格式与认识立场的连续统

前面的分析显示,“是吗”和“是吧”都可以发起确认请求,但两种格式对说话人与候选命题之间关系的设计并不完全相同。借鉴 Heritage [14] 关于认识状态与认识立场的区分,可以把本文观察到的常规倾向理解为确认请求内部的一条相对连续统,而不是两个互相排斥的固定类别。

在这一连续统上,“是吗”更靠近“命题开放”的一端:说话人即使已经提出候选,也相对降低对命题真值的当前承诺,并使接收者的确认、修正或说明具有更强的序列相关性。“是吧”则更靠近“候选已成形”的一端:说话人保留较高度度的认识独立性,接收者首先需要处理的是是否接受这一既有候选。由此,格式选择不仅关系到“疑问强弱”,还关系到谁承担更大的命题承诺、谁在下一位置被赋予更显著的确认权(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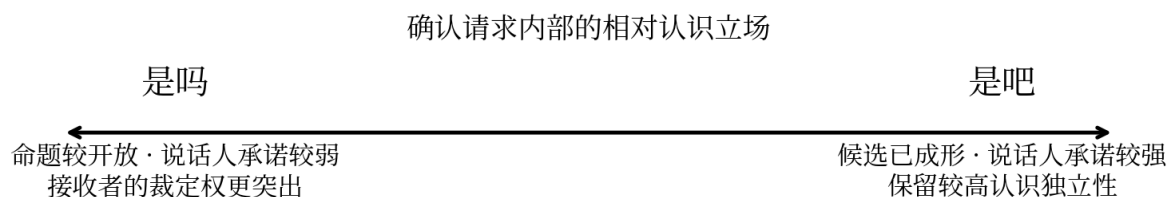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relative epistemic stance of “shìba/shìma” in confirmation requests

图 1. “是吗/是吧”在确认请求中的相对认识立场

需要强调的是,图 1 所表示的是典型使用偏向,而不是可以脱离语境直接套用的词义。片段(2)已经表明,使用“是吗”的说话人可以拥有明显的候选知识;“是吧”也并不等同于强断言,因为“吧”本身就对说话人的确定度作了调节。因此,两种格式更适合被理解为参与者在确认行动中对认识梯度进行细致调节的资源。

5.2. 社会性立场: 展示立场与真实认知状态的区分

前文将“是吗/是吧”理解为确认请求内部认识立场连续统上的两种倾向,这一刻画主要落在认识立场(epistemic stance)层面[14]。然而,自然会话中的确认请求同时承载着社会性立场(social stance):说话人通过格式选择不仅调配“谁对命题更确定”,也在调配与接收者之间的联盟(alignment/affiliation)、面子(face)等社会-关系维度。因此,要使分析更立体,就需要把认识立场与社会性立场放在同一框架中加以考察。

在此基础上,还须明确区分参与者“展示出的立场”与“其真实的认知状态”。连续统所刻画的,是说话人在具体话轮中通过“是吗/是吧”即时展示出来的承诺程度与确定性,即一种“展示出的立场”;而参与者私下对该命题实际掌握多少信息、持有何种判断,并不一定与所展示的立场完全对应。换言之,格式并非说话人真实认知状态的直接读数,而是其在互动中就地建构并公开展示的一种认识姿态。

正是这一区分,使“策略性展示”成为值得追问的问题:参与者为什么有时要把已经相当确定的命题以“是吗”重新开放,或以“是吧”呈现为待确认的候选?从社会性立场看,这种展示常常服务于联盟与面子的管理——“是吗”通过下调承诺,把确认权让渡给接收者,既避免强加判断,也为对方保留修正与展示知识空间;“是吧”则在保留自身认识基础的同时,以试探性姿态邀请认同,从而降低正面断言可能带来的面子压力。由此可见,格式选择既是认识状态的折射,也是参与者为维系与接收者的社会-关系而进行的策略性展示;将其纳入分析,能使“是吗/是吧”的讨论超越单纯的语气-功能对应,进入更丰富的互动秩序层面。

5.3. 序列位置与格式意义的边界

如果说前述连续统解释的是“确认请求发起位置内部”的差异,那么同一形式一旦进入不同序列位置,其互动意义还会发生进一步变化。这一点尤其能够说明,格式不能脱离位置被赋予固定功能。

考虑集合中的一个回应位置实例:

片段(5) PKUC00738

M: 余光中在华语文坛真是大大的有。

T: 是吧。

M: 呃,但是很很,有很多人是跟我说,其实也不太喜欢他的东西。

这里 T 的“是吧”并没有先提出一个候选命题再要求 M 确认,而是出现在 M 已经提供信息之后。M 随后也没有停下来用“对/不是”回答 T,而是直接继续原来的讲述。这个实例与既有研究关于回应位置 shi ba 的信息接收功能相一致[4] [8] [9]:形式本身没有改变,但它在序列中的任务已经不同。

因此,本文在第 4 节提出的认识立场连续统只适用于确认请求发起位置,而不能被推广为“是吧”的总体语义。同理,“是吗”也可以在接收新信息以后表达信息接收、预期变化等意义。序列位置在这里不是附加的背景变量,而是决定一个格式究竟实施何种行动的核心组织条件。

5.4. 核心格式之外的话轮设计

虽然本文的分析中心是“是吗/是吧”的格式选择,但具体确认行动显然并不是由这两个形式单独完成的。已有会话分析研究表明,核心词汇格式往往可以与其他语法和话轮设计资源共同作用,对社会行动作更加精细的调节[18]。汉语确认请求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组合现象。

首先,认识来源表达能够直接改变候选命题的基础。片段(4)的“记得”把 X 的命题呈现为已有记忆,因此“是吧”并不是建立在纯粹猜测之上。集合中还可见“应该是吧”等组合,其中“应该”进一步把候选处理为推断性知识。类似资源使说话人能够在同一个“是吧”格式内部调节自身对命题的承诺程度。其次,重复和重述可以改变一个命题在序列中的行动性质。片段(2)中 M 先说“教三个”,随后再说“同时教三个,是吗”,第二次产出并非机械重复,而是把刚才的陈述重新包装为待确认的候选。由此可见,一个确认请求的形成往往是渐进的:候选命题先被提出,再通过句末格式和重述获得新的序列相关性。

再次,接收者回应的形式也参与调节确认行动的完成方式。“对”“对啊”等最简回应可以迅速关闭局部确认活动;重述、修正和信息展开则可能继续保持命题本身的处理。正因为这些资源能够与“是吧/是吗”组合使用,图 1 中的两个格式不应被理解为两个离散点,而更像是认识立场连续统上的两个常规位置。更细致的分析还需要把韵律、停顿、重音、重复、情态副词以及认识来源表达纳入同一话轮设计框架。最后,这种格式与其他话轮资源的协同也有助于理解“反射性”的含义。本文并不假定存在一个独立于互动、可以由分析者外部测量的客观“认识值”。参与者当然依据自己对知识分布的理解选择格式,但他们同时也通过“是吗/是吧”、认识来源表达以及后续回应,把“谁目前更确定”“谁有权确认”“谁应当为候选背书”等关系具体做出来。格式既适配既有认识关系,也参与构成认识关系。

5.5. 汉语确认请求系统中的“是吗/是吧”:与“是不是”“对吧”的比较

为更清楚地定位本研究,有必要把“是吗/是吧”放在汉语确认请求的整体系统中加以考察。汉语可用于请求确认的格式并非只有这两种:非疑问式的“是不是”(如“你是不是也去?”)以正反并列的形式把命题直接提交给对方裁定,并不依赖句末语气词来标记试探性;“对吧”则更接近“是吧”,同样以“吧”表达一定的非确信,但常依附于一个已经陈述的内容之后作附加确认。相较之下,“是吗/是吧”

是以“是”为核心、由句末“吗/吧”完成话轮设计的确认格式,其中“吗”把命题开放为极性判断、“吧”在保留候选的同时调低确定度,这一内部差异正是本文连续统分析的对象。

把三者并置可以看出,本文讨论的连续统主要刻画“是吗”与“是吧”之间的关系,而“是不是”与“对吧”等格式则处于这一连续统之外、构成汉语确认请求系统中相邻而不同的资源:它们与“是吗/是吧”共享“把候选命题提交对方确认”这一基本行动,却在句法构成、序列位置与认识承诺上各有侧重。明确这一系统位置,既能突显“是吗/是吧”对比的独特贡献,也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例如系统比较不同确认格式在认识立场、社会性立场与序列组织上的差异,或将“是吗/是吧”与“是不是”“对吧”的选用纳入更大规模的会话语料加以验证。

6. 结语

本文以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口语语料库的自然会话为基础,对“是吗”和“是吧”在确认请求中的格式选择进行了会话分析。分析没有把二者预先设定为“弱认识/强认识”的固定标记,而是从它们实际出现的序列环境出发,考察候选命题如何被提出、句末格式如何重新处理这一候选,以及接收者怎样通过下一话轮显示对发起行动的理解。

研究表明,两种格式都能够使某一命题成为接收者需要处理的确认事项,但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常规认识倾向。“是吗”通常把候选命题保持在相对开放的状态,降低说话人对其真实性的当前承诺,并突出接收者对命题作出确认、修正或说明的权利;“是吧”则通常保留说话人已经形成的候选理解、记忆或预期,在调低直接断言确定度的同时,邀请接收者确认或认同这一既有候选。二者的差异由此不仅表现为语气程度的不同,也体现在确认请求所配置的认识责任和后续序列上。

接收者的实际回应为这一分析提供了来自互动内部的证据。在“是吧”的典型实例中,“对”“对啊”等最简形式即可完成对既有候选的确认并推动序列继续;在“是吗”的典型实例中,确认、重述、修正和信息展开则更直接地处理候选命题本身。这里所呈现的是规范性偏向,而非无例外的形式-功能对应。

更进一步看,“是吗/是吧”的互动意义并不只存在于两个句末粒子之中。序列位置决定形式是在发起确认还是接收信息,认识来源表达、情态副词、重复和回应设计又可以在核心格式基础上进一步调节认识立场。因此,对汉语确认格式的解释需要把语法形式置于实时社会互动的“数据家园”中,考察参与者如何通过细小的话轮设计差异组织知识、行动与彼此关系。

参考文献

- [1] Sacks, H. (1984) Notes on Methodology. In: Atkinson, J.M. and Heritage, J.,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27.
- [2] Sacks, H. (1988) On Members' Measurement Systems. *Research on Language & Social Interaction*, **22**, 45-60. <https://doi.org/10.1080/08351818809389297>
- [3] 姚双云, 田咪. 自然会话中“是吧”的互动功能及其认识状态[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6): 47-59.
- [4] Liu, H. and Yao, S. (2021) Some Interactional Uses of Shi Ba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181**, 227-240.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21.06.003>
- [5] 田咪. 互动视角下汉语附加疑问式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6] 刘丞. 交际互动中“是吗”的功能显现——兼论与“是吧”的不同[J]. 南开语言, 2023(1): 47-59.
- [7] Li, X. (2024) Request for Confirmation Sequences in Mandarin Chinese. *Open Linguistics*, **10**, Article ID: 20240011. <https://doi.org/10.1515/opli-2024-0011>
- [8] Wu, Q. (2024) Some Interactional Uses of Shiba in Responsive Position.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2024**, 5-23. https://doi.org/10.7131/chuugokugogaku.2024.271_5

-
- [9] Yao, S., Zhu, Y. and Liu, H. (2026) Information Reception Markers Shi Ba and Shi Ma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Language Sciences*, **113**, Article ID: 101771. <https://doi.org/10.1016/j.langsci.2025.101771>
- [10] 曾岑. 语气词“呢”“吧”“吗”“啊”的语义分析及其对外汉语教学[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12.
- [11] 杨致远.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疑问语气词“吧”“吗”“呢”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大学, 2018.
- [12] 鲁师. 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气词“啊、吧、吗、呢”的习得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大学, 2020.
- [13] 徐菡琳. 俄语为母语者习得汉语语气词“吧”“吗”“呢”的偏误分析与教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2021.
- [14] Heritage, J. (2012) Epistemics in Action: Action Formation and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45**, 1-29. <https://doi.org/10.1080/08351813.2012.646684>
- [15] Clift, R. and Raymond, C.W. (2018) Actions in Practice: On Details in Collections. *Discourse Studies*, **20**, 90-119. <https://doi.org/10.1177/1461445617734344>
- [16] Clayman, S.E. (2024) Working with Collection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In: Robinson, J.D., Clift, R., Kendrick, K.H. and Raymond, C.W.,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ethod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216. <https://doi.org/10.1017/9781108936583.008>
- [17] 于国栋. 什么是会话分析[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2.
- [18] Yu, G., Raymond, C.W. and Wu, Y. (2025) Apologies in Mandarin Chinese Conversation: Lexical Format and the Reflexive Construction of ‘Apologizeabl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42**, 60-75.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25.04.001>